



一窺堂奧

姚仁喜

姚仁喜|大元建築工場創始人
法鼓文理學院及農禪寺之建築師

法鼓文理學院獲獎：

2015 年台灣建築獎佳作獎

2015 榮獲 WAF 世界建築獎決選－高等教育類

水月道場(農禪寺) 獲獎：

103 年度「國家建築金獎」文化教育類金獅獎

2014 亞洲最具影響力優異設計獎

2013 獲 WAF 世界建築獎－宗教類決選 等

校長、諸位學校的教授、同學大家早！

我在大一的時候，有一個基本設計的老師給我們出了一個題目，要做一把椅子，我們只能用三十公分長、一公分乘一公分的木頭，跟白色的繩子，還有南寶樹脂，這三個材料去做一把椅子。我們很興奮，每個人都做了一把椅子。到了交圖那一天，大家準備把椅子交給他時，他說：「今天先不要交，我先講課，講完課的時候再來打椅子的分數，可是請諸位坐在自己的椅子上。」結果坐到差不多三分鐘、五分鐘，就有人的椅子「ㄅㄨㄣㄣ」出了怪聲音，我的大概七分鐘的時候就已經垮在地上了！所以這是一個「測試」（test），我知道今天校長請我來，也是來試用這個建築物，然後等一下可能有什麼東西會掉下來（眾笑）。

一、緣起

我很高興今天來跟大家見面，很輕鬆，因為我覺得每次來到法鼓文理學院都像回家一樣。我一直習慣稱它叫「法鼓大學」，因為這個案子，在我們專案的歷史上已經有十幾年了，十幾年來我們都叫它做「法鼓大學」。來法鼓文理學院像回家一樣，尤其是法鼓山很多師父、很多朋友都常常見，所以也很像回家一樣。今天承蒙校長來找我跟大家交流。

我希望我講的和心靈環保有關係，因為我從事的行業是建築師。建築師基本上就是要設計房子，說準確一點，事實上是：去改變一個環境的人叫做建築師，不管是在自然環境，或者是一個已經有某種東西在上面的都市空間，我們再去做改變，一個空間、一個建築、一個校園，或是一個更大的環境，都是這樣子。我做了這麼多年，我覺得有一點點體會，也許與今天的

題目有一點關係。一方面我覺得我們的民族太實際(practical)，所以我們通常在談建築都只談非常實際的面向，建築，我想不是只有實際的面向，事實上，在生命中所有的東西、所有的現象，都不應該只談它的實際面向。可是我們常常因為非常實際，尤其是台灣人，希望很快地解決事情。我有一個外國朋友，他會講一兩句中文，跑到士林夜市，他覺得很過癮，去那珍珠奶茶店面前，要跟他點一杯珍珠奶茶，「珍珠奶茶」四個字還沒講完，飲料已經遞到他手上來了(手勢)(笑)！這就是我們台灣的做法，我們非常地有效率，可是我們同時又失去很多超越功能的面向。第二個當然是這整個社會、整個世界，剛剛校長有提到，現在正在開全球氣候變遷會議，整個世界向物質主義的傾向很大，所有東西好像都要仰賴這個事物，以物質的價值和「有沒有」，來判斷這個環境是不是好？我自己覺得建築是超過這個面向的。可是因為我的筆不是寫文章的，我的筆是畫畫的，所以我利用一些我做的案例(projects)，嘗試來說明我想要說的，不容易言傳的東西。

二、創作賞析

（一）佛手湖軒



我先放兩個很小很小的案子，第一個根本沒蓋起來，可是我心裡面一直很喜歡的一個案子。這個專案是差不多十五年前，南京的一個建設公司請了全世界二十個建築師，在佛手湖邊上畫了二十塊地，請每個建築師做一棟房子，隨便怎麼設計，只要房子有五個房間，五個臥室就可以。這是難得的好機會，因為完全沒有干擾，隨便做什麼都可以。下面是我做的東西，在進去這個建築物時先看到一個廢棄的獸籠，然後我想像，至少在開幕的那一天，在院子裡面有一個焚松的爐在冒出白煙跟燒松枝的味道，有一艘無槳的船掛在湖邊，然後在水上有一個盪不到的鞦韆，在那裏隨著風飄曳。這個建築物的造型很簡單，

就是一個長形的建築，在外側有布，布隨著風在飄，因此這個建築物的形狀就不確定；走在建築物的地面層，會看到五個房間都掛在空中，在布幔裡頭，地上有一池水，和佛手湖的水是相連的，這是我那時候的草圖，說的是建築物沒有確定的造型。我那時候對電影比較有興趣，正好看了很多次張藝謀的《菊豆》，在戲裡有很多布飄來飄去，這可能是水月道場布幔設計的緣起。可是這個建築物一直沒蓋起來。事實上我覺得有些建築物可能不應該蓋起來，在建築師的心裡就可呈現永遠完美的狀態，永遠不會有那裡漏水等問題出現(眾笑)。

（二）函谷山莊



第二個案子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剛剛蓋好的建築，在北京靠近司馬台長城段的地方。這張照片是業主找我去看基地的時候，這是我第一天到現場。基地是一個很漂亮的山谷，大概差不多四、五百公尺長，在中間有一條小水道流過去，樹木、

石頭都長得滿好的，在這個山谷有大部分的空間都可以看到司馬台長城。諸位如果去過司馬台長城，那是長城最漂亮的一段，是戚繼光蓋的。我走過這一段路的時候，就在想，這麼漂亮的環境實在不應該把它剷平來蓋房子。這個案子是要做一所六、七十個房間的酒店。我畫了一個草圖跟業主說，我們不要破壞這個山谷，把建築物分成一撮一撮的小房子，然後用橋連起來，這張是平面圖的草圖；在剖面上，所有建築物都用柱子把它頂起來，所以整個地面層、地形，跟上面的石頭、水等，都不會被影響。遠遠地我們可以看到司馬台長城在上面。我跟他說，我們就「跼」著腳走過這個山谷，好不好？這個業主很有概念的，他非常贊成。

諸位現在看到的這些，下面的照片是工地照片，在大陸的工地裡是非常難得的，這些樹、草木等都還在，後面這個就是司馬台長城。這個建築物架在樹林裏可以蓋房子的地方，其他用橋把它接起來。我們事實上是圖畫出來以後，派了人到現場去放樣，如果碰到大樹、碰到大石頭，我們就在現場移一移、調整調整。所以整個建築物很簡單，外牆就是再生的木頭，每個房間有一個轉角的窗戶，可以欣賞外面的風光，包括長城；人呢，就走在這個橋上面，走到房間，所以下面的植栽、小動物，跑來跑去，都可以相安無事，不要去干擾牠們，牠們也不會來干擾你。很簡單的材料、很簡單的施工方法，可是要經過一些計畫，不是說剷平了再來蓋。

逃生的樓梯是直接採光的。當然在北京這個地方，11月底前去的話，很可能已經下雪，或者快要開始下雪，整個空間會有另外一種氣氛。

當然有些人會說，我來這裡住一個高級的五星級旅館，怎麼還要走那麼遠？我的想法是：不，你都來到司馬台長城了，

你急什麼呢？是不是？都已經跑那麼遠了！

所以建築在很多方面，它是一些材料的堆砌、構造的呈現，是一種光影的變化，甚至它是一種戲劇性的效果。

（三）「堂」與「奧」之解析

我想「堂奧」這兩個字其實我們常常用，我年輕時看到這兩個字的時候，覺得很震撼，不過這麼多年以後我才開始大量用這兩個字。「堂奧」這兩個字的意思呢，「堂」是講一個房子，如果我們打開門，進去，所看到的東西就叫做「堂」，就這麼簡單。那「奧」是什麼呢？「奧」是當我們把門打開，看到剛剛講的「堂」，可是我們知道門後面可能有一些我們沒看到的東西，被門遮住了；或者是我們進來這個房間，然後看到那裏有個門，我想像後面一定還有一些甚麼東西，就是我們知道有些東西在後面、可是沒有看到，那些東西叫做「奧」。

我想這兩個字非常完整地表達了建築，或人為的空間。像貴校的建築物，有很多空間，雖然很簡單，可是它有光啊、影啊、這些效果。所以「堂」就像剛剛這一張圖片；「奧」這個字日本人現在還在用，比如說，奧之係道等。所以說，「堂」是明顯的、可以看到的、實質的，可以觸摸的，材料、顏色、甚至造形，就是看得見的東西；可是「奧」是事物隱晦的、無形的、隱藏的、變化的，比如說像水月道場的倒影。很多朋友寄照片給我，說水月道場的心經反射在空中，佛像反射在空中，很多這種東西，都是好像有、事實上又沒有的東西，甚至有些是心靈上的東西，是我們想像的。只有這兩個東西整個合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建築，這是我認為的。建築物不應該只是我們看得到的形，或者是我們摸得到的材料。所以現在很多人都覺得，豪宅就是要用石頭砌起來，造形就要仿歐洲的形狀，這都

是只講一面；事實上，豪華這個東西如果純粹只是「堂」這個部分，就會變得很無聊。

下面我用幾個我做的案子跟大家分享這些建築的想法，跟我們想要傳達的「堂奧」的關係是怎麼來的。

（四）蘭陽博物館



蘭陽博物館，諸位可能很清楚，是在頭城，外面有個龜山島，宜蘭的海邊。差不多一百年前，宜蘭的八景之一，石港春帆，烏石港是一個很重要的場所。這是縣誌裡面清朝時候的一張圖，烏石港之所以有名，是因為所有的船都要繞過這些港裡面黑色的石頭，繞過這些石頭以後，可以從一條河一直開到頭城。這是宜蘭的山，宜蘭的小小的平原，然後烏石港。事實上這張圖，我後來發現它不是一個印象的圖，它是一個寫實的圖，我們蓋的蘭陽博物館差不多就在這個堡壘的位置，這些黑色的石頭，事實上現在都還在現場。

這張照片是我們在建築還沒蓋以前取得的，整體地勢順著宜蘭很雄壯的山下來，到一個比較窄的平原。這個就是舊的烏石港，已經變成一塊溼地了，政府在前面蓋了一個新的港。我們就在這裡要蓋蘭陽博物館，很重要的一點是看出去外海的龜山島。在整個東北角海岸，有很多單面山的岩石，它的構成是由砂岩跟頁岩層層疊起來的，經過海水的沖刷以後，所造成的肌理，變成很特別的地景現象。

另外，我們在台灣海邊，尤其是岩岸，可以看到很多石頭，因為海的力量衝擊、沖刷以後，會有很多石頭跟海虛實交錯的地景，因為觀察這樣的自然現象，我們把蘭陽博物館，以這種實跟虛的量體結合起來；在實的空間裡面做展覽的空間、典藏的空間等等，不需要很多光線的；在虛的空間裡面做大廳、餐廳、行政空間。博物館外觀是引用單面山的形狀，裡面展廳正好形成了山、平原、海的三個樓層，符合當初博物館想要敘述蘭陽平原人文及自然環境的方法，人在裡面參觀的時候，會感覺到垂直向度的一系列安排。

所以完成以後，這個建築物，從空中看，就是一個類似像單面山翹起來的正方體的角，並由虛實交錯的空間所構成。我們到達蘭陽博物館，會看到當時這幾塊、在清朝的地圖上有的黑石頭，經過一個步道，接近這棟好像是一塊大石頭的建築，緩緩下了一些坡，進到大廳，忽然有一個約三十米高、採光的大廳空間，上面有橋，有人走過，有陽光進來。在博物館裡面，室內室外是結合在一起的，這個一直是我很喜歡的做法。我一直覺得建築物不應該讓人們失去方向感；人在建築物裡面，永遠知道自己在那個空間的定位。參觀的人緩緩上升，漸漸看到烏石港，接著看到龜山島，看到外海，走到最上面，再開始參觀。

坦白講，蘭陽博物館唯一的典藏就是這一艘漁船，漁民不要了送給他們的。所以當初我在設計，這個大概八年才完工的案子。我在設計的時候，心裡一直想，它是一個安靜的、漁港邊上的、小小博物館，沒什麼典藏，所以沒什麼人去，有一種寂寞的感覺，那是我很喜歡的。沒想到，做完以後，它變成台灣很熱門的一個博物館。

走到另外一頭，我們又可以看到外面的這塊最大的烏石，人在裡面，雖然是在沒有採光的空間，可是他隨時可以知道自己的定位。有一個玻璃的橋跨過這個建築物，整個地景也是跟自然的烏石結合在一起。這個建築物只有一個任務，就是要在宜蘭的山、平原、烏石港、和這些石頭、一直到海、到龜山島的中間，讓自己成為一個不要破壞這個派對組合氣氛的客人，就是要整個配合這個場所就好了。

我很喜歡用工藝的手法去運用建築的材料，所以這個建築立面以石頭、花崗岩和鑄鋁板交錯，希望它成為如同單面山一樣的肌理。這些是鑄鋁板，這個顏色都是從天然的石頭裡面找出來的，這些鑄鋁板有的是我自己在工廠裡面動手做的，總共大概有一百種不一樣的鑄鋁板。整個建築物都是傾斜二十度，這是最尾端的那塊石頭，一路延伸。

宜蘭是個多雨的地方，下雨的時候這石頭吸了水，顏色變得很深，可是鑄鋁板不吸水，它變得很亮，所以在下雨天，蘭陽博物館有另外一種表情。

這是從龜山島一路看到蘭陽博物館(影片)，這個位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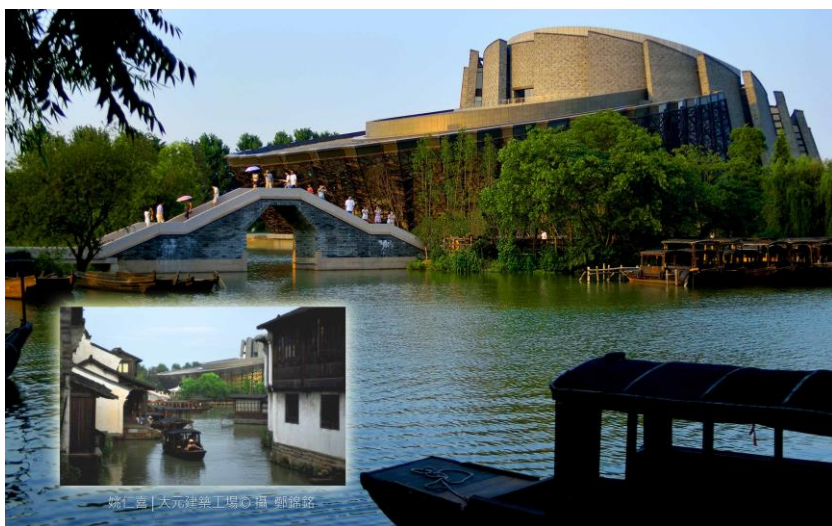
這張是從山邊拍過去的蘭陽博物館與龜山島，有一種親戚關係。

這一張我也很喜歡，這是我們同事拍的，他只拍到博物館的一個斜角，一條線而已，可是這兩個的關係就說得非常明白，

還有跟水的關係。

當然，就像剛剛講的，這個建築物後來變得非常受歡迎，所以清晨、白天、黃昏、夜晚都有很多人去參觀。像這一張是黃昏的時候，整個建築物變成另外一個顏色。

（五）烏鎮劇院



第二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烏鎮劇院。烏鎮在浙江，它是一個江南的水鄉，歷史記載大概有一千三百多年，可是和所有大陸的江南水鄉一樣，在所謂改革開放以後，因為大家都要做生意，被破壞得很厲害，即使是保存比較好的，像是周庄或者同里，事實上也是滿混亂的，隨著新的房子蓋起來，有的橋被拆掉，沒有那種氣氛。幸運的是烏鎮碰到一個很特別的人(陳主任)，他就是烏鎮人，他花了很大的力氣把烏鎮「買下來」，買了兩公里長，三條水道的烏鎮的區域，然後把它全部復原，復原成當年的樣子，當然裡面有很多是舊的去修改的，有一些是

新蓋的。可是這個人滿瘋狂的，他在很多年前就開始收藏，到別的村莊跟人家買橋啊，一個一個石頭拆下來，買瓦、買窗戶等，堆了好幾個倉庫。他去跟人家商量以蓋新的水泥橋去換舊的石頭橋。因為改革開放以後，大家要做生意，不要像這種爬台階的舊橋，方便烏篷船駛過的橋，有一百年歷史的，他就去收集過來。而且最厲害的是，他後來發現沒有一個建築師會規劃這些，知道他在想什麼，所以他自己晚上用毛筆畫圖，白天帶工人去現場蓋；畫了三年，把烏鎮變成這樣子！這是烏鎮的樣子，陳主任不只把它整個樣子變好看，還把其汗水處理了，歐洲進口的生飲水系統，全部裝上去，所以這個水現在變得比其他小鎮都乾淨，沒有怪味！可是東西是舊的，你放眼看過去，東西全部是舊的！我剛認識他的時候，他帶我坐船，在晚上看不到燈裝在哪裡，就他自己弄的；而且過橋的時候，不時還有霧噴出來(眾笑)！我當然知道那個是假的，不過，我們有時候喜歡那種「知道是假的」的氛圍，就好像我們去看電影，我是一個 007 狂，就是知道是假的，可是很過癮。

總之，小鎮改造得非常成功，可是陳主任覺得不應該只是這樣結束。所以包括他，還有黃磊，還有賴聲川導演，就決定要做一個國際戲劇節。因為這樣找到我們，我們去幫他把一些老房子改成劇場，或者一個露天的劇場改成一個現代的劇場，七、八個劇場，最重要是要蓋一個大劇院。

諸位曉得，在大陸事情發生得很快；這是我去看基地的時候，第一天的樣子，經過三年變成這個樣子，而且蓋得非常好，這是當地一個小營造廠施工的。這個案子的挑戰，是要蓋兩個劇院，一個是一千兩百五十人的、傳統的、鏡框形的劇場；另外一個差不多六百人的，所謂的 **multi-form**，就是多形式劇場(實驗劇場)。現在的劇場都有一個要求，就是舞台上方的空間要非

常高，因為它需有要懸吊設備。我很擔心這樣的建築物放在小鎮裡面會破壞整個尺度(scale)跟比例。後來我就選了這個基地，概念來自當地的並蒂蓮（台灣好像沒有），就是一朵蓮花長出兩個花來，以這個大概念，把這兩個劇院，背對背地擺在一起，舞台放在最中間，一邊是傳統的鏡框式的劇院，另一邊是實驗劇場，舞台可以併用。把建築高的量體放在中間，配合舞台上方的飛塔(flight-tower)需要的高空間，旁邊就可以壓得很低，可以去接觸整個小鎮兩三層樓的尺度。室內以紅色為主的實驗劇場，可以做成很多形式，也可以整個打通。因為在戲劇節，導演通常會有很多不一樣的創意，所以把兩個劇場連起來，就有很多種變化的可能性，我在這裡不贅述。這兩個造型疊在一起，看起來很簡單，是兩個橢圓形，一個外牆是像中國的摺扇，或者說屏風的造型；另外一邊是很厚實的牆的造型。玻璃的這邊，或者我們說虛量體，外面以木頭的花窗，一方面減少它的尺度感，一方面讓它跟現有的環境有關係。

剛剛說到的這位老闆陳主任，不是收藏很多舊材料嗎？我就說，拿來我幫你用掉吧，所以我把他收藏的都用掉了！這些木頭有的蛀蝕，有的有洞，他們說要不要填掉，我說要不要，這個太好了，這個有錢買不到的，歲月的痕跡是最重要的。所以這個建築物在完成以後，雖然它的尺度比較大，可是整個氣氛、顏色、質感，都跟這個小鎮配合得相當好。

這個是表演廳的外牆，這些木頭折疊的手法也會讓量體感覺縮小。這是在光影下的效果，而且格窗的後面是玻璃。我當初跑了兩趟烏鎮，就為了決定這些格窗的尺寸。這是一個滿難的事情。建築有一點很特別的，這是很景仰的一位建築師Renzo Piano 他跟我講的，他說一個音樂家呢，想到一個曲子，他可以用鋼琴彈一彈，直接聽見好不好聽；一個畫家要畫一個

東西，比方說油畫，他畫一畫，可以直接看見，不喜歡可以再改；一個作家也一樣，甚至電影，現在很多人拍，或者用傻瓜相機拍，馬上可以看到；可是建築不行；建築，我們畫出來什麼東西，做模型不管你做多大，跟真的還差很遠！所以從百分之一要變成一比一的狀況，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。這些尺寸在決定的時候，我有個同事跟我說，這個看起來很細，可是我說我們要想以後玻璃還會反射一次，所以這件事情會變成兩倍大，我很得意，這個結果看起來還蠻好的。

實牆側是用砌城牆的磚，三十幾公分長，非常大的磚砌起來的，而且不只是砌，我們還讓有些磚凸出來，所以光影造成一個很特別的效果。每一片都是所謂的梯形，上大下小，而且是弧面，可是我堅持在角落的磚都要是整磚；所以諸位可以想像，兩邊都要完整的，中間又有東西凸出來，那四十五度斜的要對在一起，橫的也要對在一起，直的也要對在一起，就表示每一層磚都要去磨掉一點、磨掉一點，慢慢做。這個竟然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可以做出來，這是完全手工的一個房子。那個弧形的線條全部都連在一起，而且它舊舊的，特別好，就如聖嚴師父當初做文理學院時跟我說，要蓋完以後如本來面目，我把它偷偷放在這裡面來。

這是他們拍我在摸那個磚的照片，其實我只是要讓大家看那個磚有多大，非常大的一塊磚；上面是瓦，跟屋頂的瓦連在一起。

完成以後，你可以坐船去看戲，也可以走路去看戲，所以它跟小鎮融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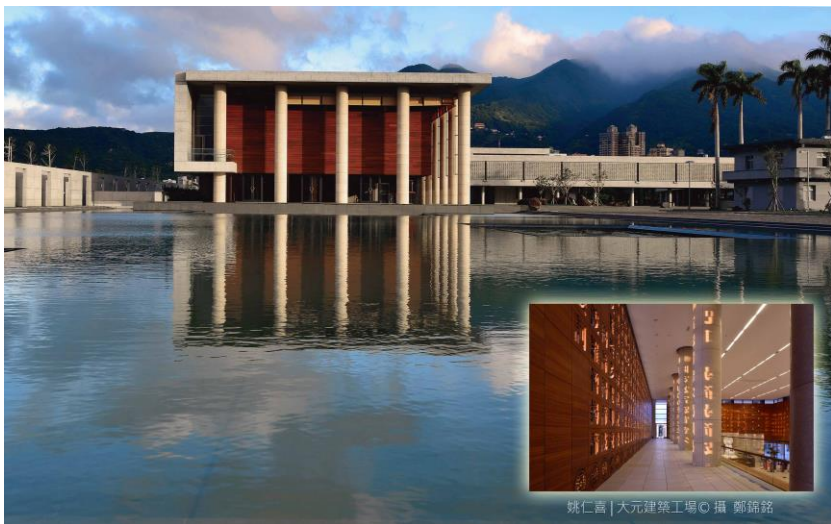
這個大廳，由於角度關係，外面的水在動，光影反射在天花板上。中庭的牆壁貼金箔，事實上是銅箔；另外一邊銀箔，事實上是鋁箔。

烏鎮附近傳統上有藍印花布，我拿藍印花布的設計，來做劇院的隔音牆，還有 LED 燈的模式，所以它的在地性是不必解釋，就是融合在整個建築裡面。

這邊是小廳的前廳，這片就是銀色的牆，光線從這些厚牆之間進來。整個烏鎮都是小尺度的老房子。我一直覺得，如歐洲小鎮，不管是 Siena 還是 San Gemini 等，他們的房子都是用同樣的材料蓋的，即使忽然有一個比較大的，比方說是教堂，你也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對，因為它顏色、材料、質感、工藝全部是一樣的。烏鎮劇院設計的概念是一樣的。

這些照片是快要開演前的，金色的光從大廳裡映出來；晨曦；白天；夜晚；戲開鑼了！

（六）水月道場



這是農禪寺，各位非常熟悉，我也非常感念聖嚴法師當年找我做這個案子，他那時候跟我講的六個字「水中月、空中花」，

在我這愚鈍的腦筋裡想了半天；這是我在一個月以後給他的一個圖；這就是他說有點像，跟他想像有點像的那張圖。

後來我們繼續發展，農禪寺是我做過的建築物裡面，幾乎是最無形的一個建築，當然它有一些客觀條件，這裡的都市計畫的法規規定得非常嚴格，像大殿的地方，只能蓋到十二公尺，我們頂到頂了；後面那邊只能蓋到禪堂這個高度，也頂到頂；我們希望做出一個很簡單的建築，所以都是用清水混凝土為主來設計。

下面有些照片，我想諸位或許有看到，或者在現場感受到，很多特別的感覺，我知道很多人，包括我帶年近九十歲的父親去那裡，他從來對我的建築沒講過什麼特別的話，不過那次他一進去，就說：「這裡很不一樣，為什麼我整個心都靜下來了？」我想很多人有同樣的感覺。當然我在這裡，我不是自謙之詞，這不是我設計的關係，這是因為這個場地有一種特別的加持，我相信是這樣子，農禪寺我就以較無言地方式播放影片，因為大家對這個案子都滿清楚的。

當然可能對法師比較抱歉的一點是，現在好像有太多人去參觀了，很多香港人、大陸人喜歡跑去看農禪寺。

我大概說一下，在牆上刻經文這個事這不是第一天就想出來的，這是做了一陣子以後，因為我對於佛經上文字的呈現，特別、一直都很感到有趣，一直感到很震撼，每次看到佛經、中國經文的呈現，我都覺得很特別。所以我就跟聖嚴法師說，我們來把佛之語以光的形式呈現在寺廟裏面，因為好像沒有人這樣做過。後來得到他的首肯，我們嘗試把這個字鏤空在混凝土的牆上，這是我們事務所自己去灌出來的字，就是用保麗龍做模子去灌出來的字，後來也呈現了，方法有了，可以做得出來，包括中國字怎麼讓它不要斷掉，有些東西要連起來。當然

後來現場施作的營造廠覺得這個方法太複雜了，他們決定用水刀去切，切斷很多水刀，不容易做。不過效果也些微有點不同，就是說，如果你用灌的，邊上會比較平整，水刀切就會有切過的痕跡。

那時候我說要把金剛經刻在牆上，我的同事都勸我不要這麼做，他們覺得我發瘋了，我說中國人對金剛經做過很多瘋狂的事情，比如：印刷，印刷術就是為了要印金剛經，聽說印刷術發明以後，第一部就是印金剛經。我說像這個，泰山石峪金剛經，刻在整個山壁上，諸位，有去過這裡的舉手，如果沒去過、而且不知道這個字有多大的話…(眾呼)(笑)這是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！而且那個字體非常棒！我最近在臨摹那個字體，我很喜歡那字體。當然也有把經文刻在一顆米上啦，核桃的核上啊，玉上啊等，所以我們灌個混凝土，有什麼了不起？直到現在我每次到這裡，看到這個經文，還是會起雞皮疙瘩，我覺得那個力量是非常大的。

很多人在談什麼叫做中國現代建築？我很不喜歡談中國現代建築，因為那是一個名相，可是我一個外國朋友跟我說，這一棟建築是一進去、一看就知道，毫無疑問是一棟中國現代建築，因為很多字在上面，是嗎？(眾笑)

我現在跟大家分享的，是一個秘密，當年要把大殿做成光引進來，那時候還沒有決定要用什麼經文，先畫了一個圖，字很多，畫完以後，我事實上不太敢給別人看，有點不好意思，因為我不知道到底會不會有這個效果？就是剛剛講的，建築沒辦法事先確認一比一的事，我們可以做模型，打個燈什麼；可是真正太陽在照，會這樣嗎？我事實上一一直很懷疑，一直心裡忐忑不安。結果後來蓋到快完的時候，發現有了，我才把剛剛那張圖拿出來放在幻燈片裡面。而且它不只是有那個影子，它

還動；而且不只動，它在圓柱子上轉，有些師兄師姐跑來跟我說，光影很像西藏的轉經輪在動。這個都不是我設計的，這個都是自然發生的。尤其是在我看些光影照片時，在看字的時候你就看不到佛像，在看佛像的時候就看不到字。而且我總心裡偷偷在想，這個影子每次出來讓我覺得很像梵文，不曉得為什麼，不過貴校有學梵文的，我最好不要亂講。

中國文字的力量是不可思議的。我曾經在這裡很多次，看到很多人進來就自動坐在水邊，有很多小孩子，也會很安靜地坐著，這個地方很特別，有一種很特別的場所感，我想。

這些東西都不太能設計，就是我們剛剛講的，我們可以設計「堂」，可是「奧」呢？有時候，越少設計越出得來，越想設計它越出不來。像心經在空中，佛像在空中。

我曾經說過這個水面與倒影，我想去補捉到聖嚴法師說的「水中月、空中花」那種虛幻、幻相的那個感覺。可是我們做建築的，東西都很堅實，怎麼去講這個幻相？所以有關水、布幔、風吹、水動、布在飄等，這些無形的，大概是我唯一能做的東西吧？就是用「堂」去做「奧」。所以我常說：「水」好像我們的心境一樣，在心非常平靜的時候，倒影跟真的建築幾乎看不出差別來，你把照片反過來，都不曉得哪個是真的、哪個是假的了。但當風一吹，布幔動，影像在動，就越來越模糊了！當然我的心境……雖然剛剛有人說什麼每天打坐兩個小時，那是假裝的，（眾笑）常有像颱風一樣的情況，不僅看不到什麼倒影，連上面真的也看不到。

這張照片據說是寺院裡一位比丘尼拍的，她在清晨起來拍到這張照片，編輯在你們的月曆上面。這一張你把它倒過來看，是一模一樣的，是果然有這種境界。

（七）故宮南院

下面我跟大家分享故宮南院。故宮南院是一個很複雜的建築，我只講其中的一點面向。



當初一個很莫名其妙的想法就是三筆書法，一筆是濃墨，一筆是飛白(就是乾筆)，第三筆是渲染。這三個很基本的書法的形式，開始了我們建築物的樣子。濃墨呈現出展覽跟典藏的空間，因為故宮的東西不太能見光；飛白這一筆，是結構露出來的這個量體，我們把它叫做虛量體，裡面有圖書館、大廳、咖啡廳，辦公室等，所有需要光線的；第三筆渲染，這個園區很大，所以路線緩緩上升，又下來經過弧形的橋，好像是滲透、穿越了整個空間。

我把這個建築稱做流動的形體。因為嘉南平原是一個非常平，而且全綠色的環境，我希望把它做成純黑白的一個流動的造型。人到這裡跨過一個橋，走進竹林裡轉換一下心情，然後開始進入建築物裡面。進到大廳，有個大樓梯轉上去，看到入

場時走過的景色。書法的感覺一直貫徹在各個空間的安排上，所以它是一個流動的空間，包括參觀的動線，展示的空間等。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園區，景觀有水，希望建築量體跟地景整個連合在一起，我們在進入中庭時會穿過虛量體撞進實量體的建築結構下方，這部份的建築物大概有六、七十公尺是沒有柱子的，騰空飛起來的。就渲染這一筆，是貫穿所有空間的第三筆，我們用比較粗糙的石頭做出砌石牆，包括這座一百四十公尺長的橋。橋雖然跨過湖，中間完全沒有柱子，它也是一個弧形，每一根肋柱角度都不一樣。

飛白這一筆，是把結構露在外面，玻璃放在裡面，這張照片是當初一比一的視覺模型。濃墨這一筆，是實量體。我們對外牆立面做了一個文章，我們以三千多年前青銅器酒杯上的龍紋跟圓紋為概念，把這個古老的圖象數位化以後，放到建築物上面。對於青銅器、包括這個鐘、這個乳丁的做法等等，我們很有興趣。最後以五種尺寸的圓盤，總共將近三萬六千片，在建築物外面拼出了，或者說復原了現代的龍紋跟圓紋。

在做一比一的視覺模型試驗時，太陽在動的時候，這些龍紋的光影也會動，這是接近完成時候的狀況照片。近看，看起來沒什麼，就是一個一個鑄鋁的圓盤，浮在建築物外面，可是遠看就可以看出效果。走進中庭，是一個竹林及虛實量體互相擁抱的中庭。外牆上的紋路在這裡也可以看得出來，當然越遠就看得越清楚。

這個跟水月道場的字一樣，我對到底看得見看不見？滿緊張的，所以建築師生活有一點焦慮感，可是熬過看到成果的時候很過癮。其實是很簡單的一點一點，對著太陽的時候有一種，幾乎像花的感覺。我另外藏了一個小秘密在裡面，在參觀的走廊側設了一些小窗，這個窗是河圖洛書的形狀。

（八）新北市立美術館

很快跟大家講一下，目前正在做的，新北市的一個美術館。它座落在三峽跟鶯歌之間，大漢溪的一個新生地上。在台灣也不容易找到這樣的地，它有一種大河跟大山的景致。下面這些意象是我們在觀察基地和觀察人文背景的時候的一些想法。

這個是大漢溪的石頭，乾的河床、蘆葦，鶯歌當初有很多煙囪，鶯歌現在老街、三峽老街、陶瓷、陶瓷的裂紋，這些結合起來都變成我們在做這個建築物的一些意象。這個建築物，它的位置會看到兩邊的山谷，兩個老鎮，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建築物是沿著山坡爬上來。

這是建築物的外觀全貌，它前面長了很多蘆葦，整個水邊都是蘆葦，所以我們建築物外面也以一層金屬的管子，猶如蘆葦有高有低的。第一期要蓋的是美術館，它的空間機能很特別的是下方有藝術街坊，有餐廳、有工作坊等，民眾自由在這裡參觀，也可以上去博物館、美術館去參觀。我們把建築設計分成趴在地上，有點像河床的石頭，或者像陶瓷的裂紋一樣的東西，美術館就浮在上面。這是小街的狀況，外牆管子的目的，是希望可以製造出一種「不是那麼清楚」的樣子。

很多人說我從蘭陽博物館一直做到新北市美術館，有一個很大的變化，就是蘭陽博物館什麼東西都要準確到不行，以十七度、二十度為準，每一點都要交到同一點，是緊張到不行的一個幾何形；現在這個案子有一點模糊，因為這些金屬管子互相會反射，包括它自然的光線的變化，蘆葦在前面再製造一些氣氛，就越來越模糊了。所以還有人想要在裡面找出一些道理，說我的建築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。其實告訴大家一個秘密，很簡單，是因為老花眼越來越嚴重(眾笑)，所以現在看東西都看不太清楚了，乾脆就做一個不清楚的建築。下雨天的話氣氛更

好，因為雨也是垂直的。（影片）。這是目前正在進行的，不曉得最後會變成什麼。

（九）五台山禪修中心

因為時間的關係，我講最後一個案子。大陸有一位法師，一百零三、一百零四歲，夢參老和尚，他在五台山有一個禪修中心，讓我去設計，主要是因為看到水月道場，也很喜歡清水混凝土。五台山我那時候只在很久以前去過一次，所以我很想再去。但因我行程的關係，就一直拖一直拖，拖了好幾個月都沒去，很不好意思，有一天我終於去了。到了以後，他們來歡迎的人就說：「哎呀！姚建築師你終於來了！滿山的杏樹都為你開花了！」我想在大陸大家比較會講這種客氣話。他們讓我上了一部吉普車，然後開開開，開過一條溪水，幾乎到了一個無人的地方，四下看都沒有人，都是山，結果真的，滿山的杏樹都開花，說昨天開的，看起來像是真的。而且從照片中的山谷、一抹杏樹這樣一直長下來，全部都開花。這裡原來是個小村落，沒有幾戶人家，後來都拆掉了，人都搬走了，所以這些杏樹沿著此處有水的小谷生長下來。以前有些房子，斷垣殘壁還在，很特別的感覺，忽然到了一個完全沒有人去過的地方。

當天晚上，因為在五台山沒事做，我就跟和我一同去的合夥人，拿了一張餐巾紙，在上面做設計(不過那張掉了，這個是後來補的)。我畫了兩個方案，這個綠綠的代表杏樹，因為原來的村落沿著山坡蓋，所以也可以把這些閉關的空間就沿著這個地形蓋，是一個辦法。可是我們不要這樣做，通常這樣做大概在學校建築系會得到很高的分數；右邊這個做法大概會被當掉，可是我說，我們來做一個正方形的東西，就把它放在這塊根本就是不平的地上。我的合夥人問我是怎麼回事呢，為什麼

要這樣？我說，我們放上去的時候，要讓這個方、這個幾何形破掉，就是因為它的地，因為有樹、有小溪，所以讓這個方，這個概念上，人覺得「完美的方」，落地以後破掉，變成這樣的東西。因為那天在那裏，是一種緣起，感受到一種洪荒的感覺，好像去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。人在這個宇宙之間定位，或者在任何一個地方定位，事實上能用的東西只有幾何形，我們人只能用幾何形定位。可是了解這個幾何形，或者人所有創造出來的這種秩序，是無法抵擋自然界的任何變化，或者是時間的變化，或者是佛教徒喜歡說的「無常」這一類的。而接受這個「無常」。所在我們概念裡面的，完整的系統裡面的，侵蝕也好，變化也好，破壞也好，我覺得反而是一個謙卑的做法。日本禪宗喜歡用兩個字叫做「侘び寂び」(現在中國人不太用)就是了解無常所造成的結果，而欣賞這樣的美學。我腦筋裡就想到我很喜歡的電影 Stanley Kubrick 的《2001 太空漫遊》，從蠻荒時期一直有一塊黑黑的、不知道什麼東西，一直出現，一直到這個末世的景象，一直到主角快死掉那個床前，那個臥室也出現。我們最終做了這個建築，是一個方的建築落在地上。前幾年我在不丹幫我的老師蓋了一棟超小的房子，可是蓋了六年，用夯土牆跟砌石頭；因為我的老師跟我說，我們不要用現代材料來蓋房子，我說好，結果發現比什麼都難，因為我不會，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。這個建築我就勸他們說，五台山地上什麼東西都沒有，就只有石頭跟土，因地制宜，想要拿這個自然材料來做。這個是他們的禪堂，他們禪堂要比較暗一點，中間杏樹開花的時候，杏樹跟那一股溪水會流下來。成為一所一百多人的 Vipassana 禪修中心。

拉拉雜雜講了一大堆，我先到這裡打住，時間也快到了。如果各位有什麼指教，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些。謝謝！

